

聊斋志异

卷下

商務印書
館發行

說部叢書 第四集 第十七編



一冊 (小說) 俠史小賊

猶太人某
以重利借

貸爲業。有

拉佛爾氏

抱不平。因

百計以破

壞。之折老

猶之饑才。

拯他人於

死地。爲拉

氏生平第
一快舉。

各省商務印書館代售

二冊 (小說) 淚情

甲午中日之役。某

官隨提

於軍書

遊械伎

制臺媾和

伎有嘲

流落不

對泣。鍾

敍其事

戰士軍

美人帳

言外有

也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署) 目英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確費)

著者

述者

商

行者

刷

所

發

行

處

長沙

福州

廣州

常德

潮州

衡州

張家口

香港

梧州

新嘉坡

南寧

瀘州

上海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北京

濟南

杭州

開封

天津

太原

保定

奉天

吉林

西安

南昌

上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市

上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館

林

毛

吳

縣

縣

泊

文

書

館

館

英

國

闢

印

書

館

館

紓

恩

鍾

矚目英雄卷下

第十七章

此時馬亡糧盡尤知前行必遇敵軍然報國心堅仍不自餒此時衆騎無一渡者以爲司老格死河中矣司老格在蘆葦中自念湯姆司克已爲敵有萬不能近今當就旁村得食及馬或可達可拉司那爾阿司旣至則道路無梗沿伯加河南行即可至伊爾各司時行蘆蕩中可二里許自蘆隙中見村間有希臘人禮拜堂知爲考利朋深知韃靼兵已分兩支一赴阿姆司克一赴湯姆司克此非要衝決無屯兵能乘騎士未至以前先得一馬盡力南趣決爲追騎所不及時爲早晨三句鐘村中寂靜如無人司老格力趣

而前半路忽聞異聲心念此爲大砲則官軍與賊接仗矣吾甚願敵兵未至時能得先入是間此時砲聲愈近砲烟已突突見於曉光未動之先及近村時村中火光已燭卽右轉繞村而行此時村盡燬於火司老格方欲覓樹而藏而騎隊已至司老格見林間有小屋猝入其間騎士或不之見乃近時則爲電報房三電線自機中出司老格入視見有一人坐而按電似不見有人司老格問曰近得何新聞電人笑曰無之司老格曰是否官軍與賊接仗電人曰然司老格曰孰勝孰負電人曰我不之知司老格曰電線斷與我則亦願爲之用汝苟欲通此信一字四錢可爾司老格但思得水及麪包而已方欲言時門闢有二人入司老格以爲追騎欲

越窗而遁。旣而視之，則二訪事之人，此二人乃爭先打電。述其新聞，二人前在伊欣姆與司老格別後，先至是間三日，以城中方激戰，故避入村間打電。司老格伏於陰處，潛聽其言。伯蘭司先至機次，電人言一字十銅元。伯蘭司以數十盧布授之。電人大悅，則先爲之發機。第一語傳信於倫敦，報言六月六號自考利朋發。此時俄兵與韃兵戰，俄兵大敗，韃兵已據考利朋。爵里伯進曰：吾亦欲作一電，而伯蘭司立據電機，不聽發。爵里伯曰：汝不旣竟耶？伯蘭司曰：未也。復於報中錄一詩，寓倫敦意，蓋沮爵里伯也。爵里伯大怒，令電人發機。電人不可，仍爲述。伯蘭司之詩，伯蘭司打電時以遠鏡外窺，復謂電人曰：汝爲言村中火，發全村且燼。電人如言而爵里伯之電不能續。電人仍爲伯蘭司作電，曰：俄國人民已全數

出城逃兵禍矣其下復續餘詩詩竟。爵里伯始發已電。電云至巴黎報館爲六月六號所發俄國難民已出城。官軍敗績。韃靼卷甲窮追不已。此時屋外砲聲隆。電報之室亦爲震動。有一巨彈墜入室中深陷地裏。然塵土飛揚。室中皆滿。爵里伯復續其電曰。此時有巨彈已穿入電報之室。司老格聞言知考利朋亦已燶燶法當舍此繞道而行。正欲潛逃。乃彈如雨至。伯蘭司中鎗而仆爵里伯欲續作電言。英國訪事人已中彈而僵。電人忽曰。線斷矣。乃立起取冠。自小門出而電報房已爲韃兵包圍。二訪事人及司老格咸不能出爵里伯扶起。伯蘭司將出而韃兵已爭入縛此三人。

第十八章

自考利朋出村數里。則平原淺草。亦有雜樹。蒙々。受平日西伯

利亞人用爲牧場。今茲牧人盡去。而韃兵列帳原上。旌旗相望。明日爲八月七號。盡送俘囚於大本營。俄之敗兵寥寥無幾。俄國似劃尤魯雷山外。全授之敵手。果援兵久久不至者。則伊爾各司之都亦將立下。司老格此時已難俘囚中。赴湯姆司克。然而心念果至湯姆司克者。則去伊爾各司較近。通信爲易。故時時欲乘隙而逃。旣至大本營。則氣象雄偉。甲仗鮮明。衆可五萬步騎各半。然兵多雜種。有黑睛黑髮不類歐人者。內中有尤司白克之騎兵。紅鬚而精悍。或爲蒙古兵。結髮作小辮。尤有波斯及亞利伯之兵。種類不一而足。營中趨走者爲猶太人。以黑布爲冠。其中尙有乞食之僧徒。以豹皮爲衣。至於牲畜。亦不同種。百色雜呈。爭屯於陰沈之樹下。方俘囚至時。營中擊鼓吹笳。似自鳴勝狀。而可汗之羣妾亦

彌粥爭集於是間。移帳卽至湯姆司克。然尙未開拔。擇直搗伊爾各司。可汗之帳。則用錦爲之。加以金線帳。前列髹漆之几上。置可蘭之經。有韃靼婦人分侍其側。可汗帳旁。則從官列帳。皆貴要之官司官之官。亦與其列。尤有尙璽之官。司礮之官。軍機處長也。祭師也。刑官也。天文家也。凡俘囚至時。可汗不與晤面。見卽斬首。故囚別帳。別飼之以狗豕之食。司老格知此道趣。伊爾各司爲近。不能半路逃逸。一逃且無幸。一到湯姆司克。數分鐘。即可潛逃。與大公爵相見。所患阿格雷。一至。不唯己之行藏。爲其所敗。尤防阿格雷。先已詐降於大公爵。且阿格雷一與可汗合兵。則長驅大進。西伯利亞諸郡縣。可迎刃而解。此外尙念念其母及奈梨阿均在囚中。此時二訪事。亦同拘於帳下。心滋不欲與之覲面。然伯蘭司中。

鎗後爵里伯日夕承伺其人既在囚中爵里伯解伯蘭司之衣視其創特少創皮膚而已伯蘭司曰孰爲我裹此創爵里伯曰此事屬我伯蘭司曰爾大有醫生風味爵里伯曰吾法人匪人不學醫者卽裂其素巾取水滌其創爲之包裹嚴密且曰以水滌創至有效驗醫學中有人研究六十年方知水足以已創伯蘭司曰爵里伯吾至感爾也乃僵臥於枯葉之上爵里伯曰此區區者胡足言譬我創也汝當亦如是伯蘭司曰我之性情未必能敦摯如汝爵里伯曰否我知英人敦氣誼必能急人之急伯蘭司曰然唯法人如何爵里伯曰法人之心猛摯如野獸也汝且勿喋喋靜臥爲佳伯蘭司仍曰爵里伯吾最後之電能通歐洲否爵里伯曰吾敢信考利朋之事吾館中人已有論說矣伯蘭司曰爾報館之意如何

爵里伯曰。勢固非佳。然敢決叛人之必無。幸。伯蘭司曰。凡政府有強力。其衄敗轉速於他國。爵里伯曰。今且無論政事。爾方病創萬勿苦慮。以損神思。伯蘭司曰。今且言吾所應爲之事。吾意不願長此因拘。爵里伯曰。然。伯蘭司曰。潛逃如何。爵里伯曰。亦僅能如是而已。伯蘭司曰。汝以何法潛逃。爵里伯曰。我爲中立國之人民。其圖自由易易也。伯蘭司曰。汝乃敢於野獸羣中求自由耶。爵里伯曰。可汗焉可言。當言之於阿克雷耳。伯蘭司曰。阿克雷無賴人。爵里伯曰。固也。然彼爲俄人。尙知外交之道。且囚我於彼。無益何爲。苦。苦。不。之。釋。也。唯。吾。向。阿。格。雷。乞。哀。於。心。滋。不。悅。伯。蘭。司。曰。聞。阿。克。雷。尙。未。至。此。爵。里。伯。曰。此。人。決。來。與。可。汗。合。兵。且。俄。兵。爲。之。中。斷。首。尾。不。復。相。顧。可。汗。專。候。其。來。並。力。合。攻。伊。爾。各。司。則。西。伯。利。

亞。全部係歸可汗之手。伯蘭司曰。我輩脫囚後。如何。爵里伯曰。吾仍隨韃靼之兵。記其戰狀。果能脫身入諸官軍之中。則尤妙。但不能中道而已。且爾爲訪事。而見創此亦至榮之事。語次。伯蘭司睡熟。爵里伯曰。彼能更睡一時。後再以水滌其創。則可以上路矣。此英人似鑽鐵鑄成也。爵里伯於是靜坐自書其所見。意此新聞與伯蘭司共之。難中盡泯其疑猜。此時但有專候阿格雷至時。或能解釋已。因以阿格雷之言可汗無不傾聽。居營中可四日。而可汗尙未移帳向伊爾各司。而衆囚亦無一免脫。所食之物。至腐臭不可下吻。又遭盛雨。婦孺多死。此二訪事。往來伺候病人。至八月十五日。鼙鼓大鳴。砲聲隆隆。遠望塵土飛揚。阿格雷大兵至矣。

第十九章

阿格雷不能全有阿姆司克。乃留兵收復其餘縣。整兵與可汗合。往攻東西伯利亞。兵至時。初不淹留。合兵直撲伊爾各司。大兵以外。尙引俘囚無數。令之露宿。此外尙有乞食。及吉迫使。隨之同來。此等人沿道焚掠。所過一空。而吉迫使中。歌唱之女子。與阿格雷矯裝同行者。亦在其內。尤有一婦人。爲阿格雷信任之人。陰謀。毒計。足以贊助阿格雷之罪。過尤魯雷高山時。與阿格雷分路。阿格雷單騎而行。此一羣女子。則繞道南行。與之相會於湯姆司克。此婦人負重罪。爲阿格雷拔出之。故爲之盡死。至阿格雷流配西伯利亞時。均此婦人爲之左右。此婦狡猾。性成殘暴。無極適稱。阿格雷之爲人。旣至阿姆司克。食息相隨。當司老格與馬伐相見。亦此婦爲通消息。馬伐旣見。因此婦人日夜偵伺其側。探取司老格。

踪跡。方阿格雷來時。角聲一動。可汗大將數人。以馬來迎。執禮甚恭。阿格雷傲然不屑。意衣着仍政府軍官之制服。而吉迫使婦人竟至馬前。阿格雷曰。有他事乎。婦人曰。否。阿格雷曰。汝勿急。急婦人曰。汝仍不強逼。馬伐吐實。言其子之所在耶。阿格雷曰。爲時近矣。婦人曰。究何時能使婦人自吐其實。阿格雷曰。俟吾到營時決之。婦人立退。阿格雷信馬而前。可汗已出帳迎候。阿格雷進與爲禮。可汗年可四十五外。高碩而兇殘。二目耿耿。作光長鬚。被其胸。擐甲而立。腰鞬皆飾以寶石。履後刺馬之釘。以金爲之。阿格雷既至。可汗與之接吻。此蓋授以全權。使爲全軍元帥也。問阿格雷曰。無待我言。汝先告我。凡爾所言。吾匪不聽。阿格雷以鞬鞬語答曰。此非詞費之時。但簡語伊欣姆及伊爾疊司兩河之間所有土地。

悉歸我掌握。旣得地利。則吾馬所飲者。飲韃靼之河流。不再飲俄人之水。今此地旣盡歸我。東行則可盡太陽所出之區。西行則可盡太陽所沒之區。匪不屬我所轄。可汗曰。吾軍隨太陽而行不可耶。阿格雷曰。如是。則先攻歐洲。今先收拓寶阿司克諸郡縣。至於尤魯雷高山而止。可汗曰。吾若與太陽相迎者。如何。阿格雷曰。如迎太陽。則先收亞洲。如伊爾各司。亦在所必取。可汗曰。果森彼得堡大軍至者。吾又何以禦之。阿格雷曰。東西均無可怖。請可汗放懷。吾今日無意中揭竿。西邊之拓寶阿司克。東邊之伊爾各司。當迎刃而解。今俄之前鋒已敗。來軍不足畏也。可汗思久之。始曰。吾無兵略。請爾言所以進取之法。阿格雷曰。宜東趣彼間饒沃。足以飼吾馬。且東邊卽爲伊爾各司。伊爾各司卽東邊之都城。得其守。

城其價值可抵一國。可汗曰吾卽如爾所云。阿格雷曰汗今發何命令。可汗曰今日移帳赴湯姆司克。阿格雷爲禮而出。傳呼拔隊正欲上馬時而俘囚中有喧逐聲且夾以鎗聲。阿格雷之後卽尙璽之官。忽見有二人衝馬而前。尙璽者以手指揮左右令斬此二人之首。阿格雷止之。此二人者一爲爵里伯一爲伯蘭司。二人聞阿格雷至。思欲請謁而守者不可。且以鎗擊之。幸不之中。此時阿格雷傳見二人。竟不相識。以在伊欣姆驛中擊司老格。二人咸識。阿格雷而阿格雷竟未目覩。爵里伯曰伯蘭司汝往面其人。吾見俄部之團長乃屈身事韃靼。吾心至爲羞憤。唯有其人則吾首領尙承肩上。然仍不願見也。阿格雷曰二君爲誰。伯蘭司曰吾爲訪事人。一屬英人。一屬法人。阿格雷曰有護照否。伯蘭司曰吾有書

在此允我在俄國訪事。阿格雷讀其書後。言曰。汝二人欲觀吾戰績耶。伯蘭司曰。吾不必爲觀戰續而來。但求自由而已。阿格雷曰。聽爾自由。唯爾所傳述之事。至愜吾心。不汝罪也。伯蘭司曰。吾報紙每日六辨士也。語後遂歸。與爵里伯同立。阿格雷上馬。引隊前行。伯蘭司曰。爵里伯。汝謂阿格雷如何。爵里伯曰。尙璽之官似欲取我二人之首級。然此二人者。尙不知阿格雷之意如何。唯此時尙不願舍此而去。二人旣經患難。彼此無猜。約爲兄弟。互相依倚。伯蘭司曰。今已得自由。下此如何。爵里伯曰。當先赴湯姆司克。探取軍情。伯蘭司曰。今不能不先隨韃靼軍中。後此一遇官軍。再行作計。爵里伯曰。然。韃靼軍中不足久居。吾思此軍決無久支之理。特且晚偷生耳。此時司老格。幸不爲阿格雷所見。然寄身鋒刃狀。

至危險。阿格雷此時方移帳向湯姆司克。司老格心念道中既難免脫不如隨軍而行再圖潛逃初未爲晚道行可三日八月十五號殘暑未退間發令移帳此二訪事人已得馬向湯姆司克時衆因中有老年之婦人卽馬伐也其旁有吉迫使婦人陰伺之馬伐年邁然尙迫之道行婦人之旁尤有一女子絕美似心憐馬伐陰爲調護但不交談此女子卽奈梨阿爲韃靼兵所得幸軍令嚴初不侵辱與衆女同俘阿格雷旣移軍衆俘亦隨軍而行奈梨阿旣不見父而司老格爲其同命之人而又死於水身一弱女子在勢不能自全顧尙能強立亦其賦性剛也且時時欲爲司老格復仇乃不知司老格尙生存於軍中旣與馬伐同行見此老人耐勞而堅忍心服其勇不期與之相親馬伐行路疲時則扶掖之尤時分